

抒怀

## 补鞋匠

武冈市展辉学校 林日新

财瘸子本不是瘸子,他曾是南桥最早的耕田师傅,驾着“铁牛”在田里威风得很。一场意外让他的左脚短了一截,再也无法下田。后来,他在乡亲们的建议下学起了补鞋,就在自家屋檐下摆起了摊。

村里人过意不去,纷纷拿鞋来补。补一双解放鞋,别人收三毛,他只收两毛。有人多塞几分钱,他就急了,晃着身子追不上,只能举着钱喊:“使不得!使不得!你们看得起我老财,才拿鞋来补,咋能多收?”

我在南桥中学教书时,常去他摊上坐。亲眼见他多收的钱硬塞回去,或者下次那人再来时,死活不肯收钱。我说:“财师傅,你这价本就低,收下也无妨。”他摇摇头,用沾着胶水的手抹了把脸,眼神很诚恳:

“人要知足,更要懂得感恩。我一个残疾人,能靠手艺养活家小,全是乡亲们帮衬。钱多钱少,我心里有杆秤。”

他的秤是什么?是情分。他补鞋仔细,尤其爱补那种磨穿了底的布鞋。先把旧胶皮铲干净,再用铁刷刷出新茬,抹胶,贴皮,用铁拐顶抵住,小锤子轻轻敲实。那“叮叮”的声音,不紧不慢,像屋檐滴雨,听着叫人心踏实。补好了,他还要用手指细细摩挲一遍边角,怕咯了客人的脚。

生意做开后,他就在街边租了个小门面。不光补鞋,也修拉链,换纽扣,甚至孩子们磨破的书包、老人开裂的皮帽,他都接。我常拿鞋去他那儿补,放学后无事也去坐坐,聊

天。他这间小屋里,总飘着淡淡的胶皮味和麻绳的清香,混在一起,竟生出一种特别的、令人安心的亲切。

后来,我调离了南桥,鞋子出了问题,还常想起他。今年春天,我回那里办事,特意绕到他店前,却看见鞋摊变成了杂货店,里面坐着个陌生的老汉。我递了支烟,打听财师傅。

老汉接过烟,叹了口气:“走啦,去冬染了场病,没扛过去。”他顿了顿,望向门外熙攘的街,“出殡那天,送行的人排了半条街。”

“他的老伴呢?”

老汉面露笑容道:“她呀,被儿子接到省城享福去了。儿子早就想接他们,可财师傅总舍不得这个补鞋摊……”

诗吧

## 灏水畔的回响

(组诗)

□ 龙宝进

## 咏晃州象鼻山

神象垂鼻吸清波,  
疑是南国远来客。  
寻欢夜郎忘前路,  
驻足晃州影婆娑。  
念差成景千古事,  
意动化石百年塑。  
滔滔灏水东逝去,  
唯留千帆侧畔过。

## 新晃仙人桥

凌峰飞驾接九霄,  
云卷天风送海潮。  
丹灶灰寒仙迹在,  
星河影动鹤声遥。  
临渊顿觉江湖小,  
仰面方知天地辽。  
坐看浮云成逝水,  
万古苍茫一舟摇。

## 龙溪三拱桥

三拱横波接湘黔,  
物货两易汇津关。  
百年雁渡千古客,  
一径云通万里川。  
雕栏油浸沉香久,  
石街汗落脊背弯。  
人生自有通天径,  
洗尽铅华始得甜。

## 晃州燕然石刻

燕然刻石大字湾,  
太白遗风寄山川。  
贬谪流放多歧路,  
别离悲欢总不厌。  
浊酒难解苦中苦,  
诗文独占典上典。  
自古英雄多惆怅,  
唯听世间一声叹。

感悟

湖南省作协会员 尹晓华  
夜幕降临,我踏上平日散步的小路。也许久未来了,今夜月色格外迷人,小路也格外温柔。

月儿悄悄挂在不远的屋檐上,穿过小桥流水,将洁白的银纱轻轻铺在小路上。我走在花香里,也走在盈盈的月光中。月光很美,像纱裙飘在空中,又似水滴在路上。我不敢用力走,怕惊散了这一袭“纱裙”、这一汪“水波”。

路旁万寿菊已长高许多,叶茂花繁,齐人高的花枝将小路掩映其中。风摇花,花摇月,鲜花皎月为小路平添妩媚。琉璃灯嵌在百花丛中,如坠落的星星,忽闪忽闪,仿佛沾染了广寒宫的清冷。

小路中间有座楼台,我倚栏静望。月儿已悄悄爬上屋顶,深邃无边的天际仿佛是月光的专场,偌大苍穹只剩一空皎洁。远处广场的轻柔音乐悠悠传来,环着小路飘荡,添了许多浪漫诗意。此时若有一壶酒,便可“醉月枕花眠”了。

李白曾举杯邀明月,李商隐曾望月寄相思,苏轼曾醉江月抒怀。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明月,或寄乡愁,或添思念,或成浪漫。

月上中天,夜色渐浓。音乐停了,游人散了,小路重归宁静。再美的曲终会结束,再贪欢的游人也是匆匆。漫漫长夜里,唯有月亮陪伴得最久。

细想人生亦如此路,有孤独寂寞,也有热闹喧嚣;有风雨相加,也有花团锦簇。但总有一人悄悄陪在你左右——你哭,她陪你伤心;你笑,她陪你快乐。她不离不弃,伴你度过一个个长夜。这个人,是你的爱人,也是你心中珍藏的白月光。

## 雀梅图



印象

李昊天/摄

忆情

## 旧电视记

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 聂睿

新买的电视到了,屏幕很大,躺在沙发上看大屏电视,是一种别样的享受。而在此之前,家里曾有一台很厚很重的旧电视。

十几年前,在出租屋里,一根电线从窗户伸出,连向楼顶的卫星锅。一个孩子坐在小板凳上看电视,频道不多,只有几个台。可一旦下起密雨,信号便会消失。

雨点任意拨弄着天地间的事物,卫星锅无力抵抗。窗内的电视闪烁几下,最终只剩黑白交替的“滋滋”声。终于,小板凳上的我,停止内心的忐忑,因为最不愿发生的事已成现实。

我曾央求父亲为卫星锅做个纸盒遮雨,父亲说那样就没信号了。想移到屋檐下,也不行——只有楼顶那两个长木凳的位置,才能收到信号,还须调很久。

后来,我们在锅底多压了几块红砖。但雨若再大些,仍不管用。

雨过天晴,父亲便上楼缓缓转动卫星锅。我守在电视前,一见画面亮起,立刻探向窗外朝上喊:“爸,好了!”

可声音总追不上父亲的动作。那块能接收信号的区域很小,经常那一声“爸”字传到楼顶,父亲已经转过能收信号的位置。后来,父亲用石子在木凳上

划了一小段弧线作标记。每次,他凭感觉转到大概位置就停下,朝下问我:“好了没?”我便仰头应声。

看电视的机会不易,我们格外珍惜。过年时,一家人围坐在不大的屏幕前,边吃年夜饭边看春晚。笑声、谈话声与电视声融在一起,窗外烟花不时绽放。

电视机虽小,留下的记忆却很大。有些事物在许多人看来早已过时,却因那份独特,让另一些人始终忘不掉。

就像每个人都有数不清的白天与黑夜,但并非每一个都让人记得。那台老电视,便是属于我的、无法替代的白天与黑夜。